

吉
古
逆
之
有



815280

復旦大學圖書館

2
857.64
3704.2

喜
筵
之
後

沉
櫻
女
士
著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復旦大學圖書館
藏書之章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著者 沉櫻女士

上海四馬路

發行處 北新書局

分發行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南京花牌樓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總經售處

星加坡 廈門 成都 南陽 洛陽 貴陽 沙頭

上海民書社
新文書社
介西文書社
大江豐圖書社
新華文書社
中華文書社

自序

這幾篇小說大部分是在半年來的閒暇中寫下來的；每次的心情總是很不愉快。在寫的時候，祇是希望寫了能變換一下自己的惡劣的心情，此外便什麼也沒有想到。所以那些東西的膚淺和無聊是自己都覺得的。這裏面有許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這種興致至今沒有；并且，正因為是到了現在，便更覺得沒有了。

一切，一切，都是在繼續地變遷着。這時的心情，將來也許會消滅得毫無踪跡。在這種，這種心情——可咒詛的，或是可紀念的——是埋葬着，保留着；那麼，至少在我，這本集子將會不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五，三。

目 錄

自序	一
一 下雪	一
二 回家	二三
三 愛情的開始	三五
四 下午	五三
五 喜筵之後	七三
六 嫵君	九七
七 空虛	一〇九
八 中秋節	一二七
九 意外	一四五

下 雪

幾日來儘是陰天，所以這日剛醒來，便去望窗外的天色，看見的又是陰沉沉的灰白的天空，頗爲懊喪地把頭重偎進被裏，直到身旁睡着的男人翻轉着身子醒來了，才抬起頭來笑望着，男的還未十分清醒地，剛睜開眼睛便看見女的笑臉，迷朦地也笑着，將女的的身子擁抱了，非常無力地把臉偎到她的懷裏去。

『今天還是陰天！』女的好久就要說的話，這時開頭便這樣告訴着說。

『還是陰天？』男的就也抬起頭來去看外面的天氣。

兩人的心情一如那天氣似的顯形黯淡，陰沉。兩個肉體就是怎樣

地緊緊擁抱着，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歡情。

『要是你走的那天還是這樣的天氣，那就討厭了！』隔了一會，男的想着什麼似的說。

『那倒也沒有什麼。』女的這樣說，是對於「走」表示着決絕的神氣。

各人想着各人的事，暫時都不說話。

天氣這般陰冷，使人格外戀着床不願意起來，心裏是不住地想着：「時候大約不早了，」可總沒有要起來的意思。這時關着的房門忽然有大聲的敲着，表示着對於這敵門是很權威似的那般的大聲，男的在床上仰起頭來也大聲問着：

『誰？』外面更大聲的回答是：

『有信！』

『放在門上好了。』男的和緩了聲地說。外面的郵差便無聲地走了。

『噯呀！又是我家裏的信吧？』女的自言自語地說着，心裏在想着一定又是家中全不了解以爲是故意不回去，而說些使人難過的話的信。一面是畏懼着，一面是急於要看，很快地披上衣服去開門拿信，男的沒有說什麼，但也顯然是注意着這信，在急等着女的去拿。眼睛是隨着女的的動作在動，看着她去開了門，彎下身子檢起信來，在信封上的字，便知道這不是她以爲是的她家中的信了，一直沒說話在等待着，這時是耐不住地催着：

『誰的信？快給我看看！』

『書局的。』女的慢慢地說着，急急地遞過信來。

男的看着了那簡短的信，寂寞地笑了，把信遞給她說：

『廿二又走不成了呢。』女的接過信來低頭看着，雖沒有說話，但臉上有着苦的表情。一會將看完了的信，發氣似的扔下，一聲不響地便將臉伏到還在躺着的男人的懷裏，男的是哄小孩似的笑着說着種種安慰的話，但她是動也不動地伏在那裏什麼也不說，他繼續着那寂寞的笑，再拿起那信來看着，上面是簡單的寫着：

「……答應廿一日爲先生預備五十元錢，昨日書局結帳，經濟很窘，一時實難籌措，先生的錢請到廿六來拿吧，實在對不起。」

將重讀完的信放下，再去用手撫摸那伏在自己胸前的女人的頭髮，溫柔地說：

『不要這樣子呢，讓我起來另外想法子。』女的溫順地無言地抬起苦悶的臉來。看着男的穿好衣裳下了床，便默默地去疊了被子，又去收拾着桌上的東西。男的一面扣着衣服一面走到窗前去，仍然是看

天氣。

『下雪了！』頭並不回轉來地這樣說。女的便也走過去一同站在那兒看，空中有雪花飄零着，地下却是落雨時那樣的泥濘，落下來的雪是全無痕跡地隨卽成了泥水。女的像惱着什麼似的，覺得這天氣也有意在和自已爲難，仍然一聲不響地去盥洗着，什麼也收拾好了，兩人對坐在爐邊，眼睛都在望着爐內的火。

『錢拿不來，怎麼辦呢？』沉默之後，女的眼睛並不離開原來視着的地方，喃喃地說。

『這有什麼辦法呢？』男的是說了後在想着。

『反正我是要走的，』女的成了嘔氣的口吻，並不顯着對於誰。

『有了辦法才能走呵！』男的是笑了地說，表示着安慰，女的對於自己方才任性說出來的話，忽然覺得對不起。也露出苦笑來，聲音

是婉和了：

『你給我想法子！』

『我自然是要給你想法子的，不過實在沒有法子的話，你不要走了行不行呢？』說到「不要走了，」聲音是格外遲緩着，顯然這是會經商量過而無效的話，現在重提起，知道這仍然恐怕無用。

『不過，不回去實在爲難，家庭現在是這樣和氣，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在過年之前回家一次，並且已經回信說一定回去的，要是又不回去了，實在使他們太傷心，並且也要引起誤會，雖然是真的沒有錢，回去不成，可是在他們總不見得會相信。說起來，他們不相信也沒有什麼，不過對於家庭能和睦還是和睦的好，我對他們現在也覺得很同情的，看了寫來的那樣的信，真是難過，覺得無論怎樣也要回去一趟，我也真是想家了，兩年沒有回去了呢。』女的低着頭瀟瀟地反

覆地說，

『我一定再想想法子看。』男的默默地想着說。

『有什麼法子呢？』女的是感激中又帶着對不起的意思。

『我想到朋友處去借借看，幾天就還他的，大約總可以。』

『那末今天就要去了？船票是要早買的，船後天就開了。』

『吃過飯就去。』

『可是，下雪呢。』女的是更覺對不起。

『不要緊，也許等會就下了。』

女的衷心抱歉地時常悄悄地去望男的臉他總是默默地打算着什麼似的在沉思。她也覺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同樣的靜默着。

飯後雪不但沒停，是更大的下着，男的代表着對於這下雪全不介意，吃完飯便去換出門的衣服，女的那樣子像是想說什麼，而又不

怎樣說好似的，只在沉默地思索，却又很不安地時時抬起頭去望着男人的動作，見他去穿衣服，便趕快地過去幫着他穿，是衷心地表現着格外的殷勤，對於在這樣的天氣爲着自己的事出去奔走的男人，是說不出的感激而又歉仄，忽然想說「不要出去了吧？」但又想這樣說好像是自己虛偽似的。便依然默着，直到男人穿好了衣服，去拿帽子的時候，她望了外外面的天氣，這才說：

『等雪停了再出去吧。』

『等一會也不見得會停，還是早出去好。』他的意思是覺得稍一畏難，反要減少了出去的勇氣。對於她的話並不同意地，便去開抽屜取車錢，翻了一下裏面的錢，回頭問着：

『只還有四塊錢了嗎？』

『恐怕就是這些了，要是有的就在裏面。』說着過來一同翻看

着，裏面除了四塊錢之外只還有一些銅板。男的放了一塊錢和一些銅板到衣袋裏去。

『報錢不是前天就送了條子來了嗎？今天就給他吧。』男的在出去之前，想着事情分付着。

『噯。大約他明天才會來拿的。可是，還有房錢呢，不是叫他廿二來收嗎？現在書局的錢又拿不來了，怎麼辦？明天就到了呢！』女的連帶地又想起別的事來，這樣說着，但忽然覺得不應該在這時候，把這事如此緊要的說着，到後來是笑了，裝作隨便說及的樣子。

『那個等我回來再說吧。』男的走向下着雪的外面去。女的站在門口目送着，直到那圍繞着雪花，縮進了頭，大步走着的影子消失在拐彎的地方，這才把門關了。仍不能安寧地坐着，再走到窗前伏在那裏看外面的雪落。雪似乎更大了，形體參差的雪花，凌亂地飄揚着，

那樣子叫人看了，心情都被擾亂了似的。並且任是多大的雪花，落下來是全無聲音，而且也無形跡，只在增添着地上的泥水。覺得如果空中掛着長長的整齊的雨絲，或是地上鋪着厚厚的積雪，那都是很有趣的，只有這樣是除了使人膩煩以外，再無別的了。在她最後的想，是這樣的雪下得地下太泥濘難行了。站在那裏，直到眼前的玻璃被呼吸的熱氣，弄得不透明了，這才又回到桌前坐下，想着在他回來之前，應該作點什麼事情，才於心稍安似的。便在爐子上熱了水，取出了他換下的襯衫在洗着。一如那洗着衣的手一般不停住地心在想着種種的事，近來自己完全陷入懷鄉病態中，時刻在想着的總是關於回家的事。兩年前爲了和現在的男人戀愛的事，和家庭是鬧決裂了的，但那時的心是比什麼都堅硬的，從不曾感到過現在這種傷感的情懷，直到最近家庭是表示屈服的，時常寫來充滿了慈祥的愛的信，說是怎樣

的想念，希望在過年的時候，能來家看看，這是因爲弟弟今年娶了親，希望在過年的時候，兒女齊集地歡樂一下的這意思，她是非常了解，所以在老早以前便寫信回去說年前一定回來。現在家中是不住地來信詢問着動身日期，在自己這方面呢，却又因爲錢的緣故，不能說定幾時走，一直到了現在，離過年沒有幾天了，才籌畫到書局中的五十元，打算作回家的路費，現在又忽然來信說要遲幾天才能有，這唯一的希望就又打消了，要等到書局的錢拿來後再走，回家過年是來不及的了。說是不回去吧，又實在沒有忍使父母急切地等待着的熱情，失望的這勇氣，同時也沒有這意思，所以對於男人爲難地在這樣的天氣出去借錢，雖是怎樣地覺得不忍，也終於是忍心地讓他去了。這時一面在罪念出去了的男人，一面又在打算着如果借了錢回來預備回家的事。好久沒有回家了，這次回去多少總要帶點禮物才行，高興地在

計畫着要買的東西，可是一想到借來的錢也不會很多，並且現在還有急需的用途，自己總不能全然不顧地拿借來的錢，都用去回家，那買回家禮物的高興的念頭就不覺立刻索然了。

外面的雪還是照舊地在落。

男的出去後，是冒着雪走了一段路才遇到車子。雖說對於爲了她出去借錢，並無抱怨，但在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情況之下，心情却也不能不非常的黯然。對於女的近來的鄉愁是很清楚地了解，想到目下的情況，雖有着「能不回去就好了」的意思，可是對於她那非回去不可的固執，也很同情，每天醒來的時候，女的常常凄然地說着「又作夢回家了。」怎樣怎樣的話，聽了後總是暗中感着難過的滋味，覺得爲了他自己，她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忍受着很大的痛苦，雖然她對此是表示樂於忍受，但自己總常覺得不安。現在這小小的回家的願望，還